

1288

樂

靜

集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八

潞州戒焚死榜

宋 李昭玘 撰

今日通判軍州事李某謹出榜告潞州軍民百姓某
聞人者仁也不易兄弟父子之恩葬者藏也宜有棺槨
衣衾之制此皆性所自出禮不可違孝子由是盡心聖
人奚以強世故藁裡掩親者必有道矣土不侵膚則獨

無忤乎苟為無傷是不知本惟夷狄之異類猶草木之
無知平居殆絕於恩親一死即同於腐臭遽加焚灼不
待覆藏顧惟中國之民久被先王之澤詎從非義反害
大倫夫死必有歸塋之以禮身體髮膚昔之所愛居處
笑語尚或可求而乃藉以束薪付之一炬雖悲哀未盡
而殘忍已深裹灰燼以故繒封罌缸為吉宅棄捐無日
曠久何追有慙掩骼之恩幾類析骸之酷凡人處已則
幸其安逸待物則終以愛存棟宇以避風雨之憂犬馬

猶加帷蓋之賜患不思爾豈其遠歟至若蜂蠆螫手變
色踰時蚊蚋蟻膚廢寢通夕因心原理觸類反情何其
冥漠之間畧無痛毒之怨載懷及此良為惻然况爾名
邦號為美俗去唐堯之千載猶有遺風介劉氏之數州
不從僭命物大地廣閭里相安土厚生深耕稼自養惟
茲大事獨愧良心豈生民有此不仁亦貧者無以為禮
當州具陳其弊獲請於朝出公帑之羨錢易近郊之善
地置之守塚繚以周垣儻未能為七寸之棺姑可以寄

一丘之土歲時展省獲奉掃除冤魄慰安不為崇瀆重
申告令明示通衢行之非艱勉焉無忽

祭枯骸文

年月日謹遣某人致祭於無主亡人之靈嗚呼人死曰
歸歸於窆窆棺槨衣衾以棲沉魄爾今何辜暴露殘骸
馬牛踐馳遊稚鞭擊穢蒙泥沙痛梗榛棘嚴霜烈日誰
爾覆匿人或過之掩鼻屏息嗚呼爾非高封大塚環以
楸栢口珠腰玉卜歲千億盜斯奪之斲伐窮力解襦推

頤支首離析者邪爾非挽甲負戈橫身赴敵主將促戰
力殫氣迨折肱斷顙痛冒刀戟妻子不收為烏鳶食者
邪爾非獨馬弊車輕鄉遠客歲月頽暮關河斷隔失志
易感沉憂生疾漂零路隅裏以篝篲者邪爾非哀門敗
家子弟孤阨故阡不歸遠寄別域狐穿鼠啗土腐水激
莫知誰何但餘瓦甓者邪爾非荒年阻飢凍憊空瘠易
子析骸朝不支夕嗷嗷道塗連藉交踣不施藁薪填委
坑谷者邪爾非宿姦老兇喜為剽賊白晝殺人毒於貨

殖危生殘家禍抵臬磔投屍溝中犬彘跑捽者邪今夫
荒叢蔓草廢墟古陌晦雨淫淫悲風索索顧步躑躅呻
吟啾唧使爾不得歸邪天門九闕虎豹嚇嚇磨牙搖毒
啄人肌骨幽都九重旁立土伯三目虎首噬人如腊使
爾不敢告邪假時凶災偷起厲疫寒熱更作燒灼澌澌
憑跡附聲驅巫走覘濁酒腐觴日幸咀咋使爾不得已
邪嗚呼古之葬者既穿既塞土或親膚猶為嗟惻胡寧忍
斯散弃中澤藏之壙阡溫以絮帛魂兮來歸於此安宅

祭晁次膺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隨地而折千丈之
松半死復生大風橫來無復樑楹成毀在數所難者才
有人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膺偉卓疎明洙泗而西千

人之英擢第熙寧文辭驚人頭角嶄嶄莫敢與羣游乃
百里事無少留竅卻俱解孰為金牛側目青雲軒軒欲
舉初無猜心乃觸豺虎解印投檄幅巾自娛良醞佳客
日不可無不愠不戚薰然以和人或憫嗟惟以笑歌辨

說古今臺臺飛屑捆載而歸傾倒不竭誠心與人洞見
膺腹窅然曠空如百間屋老驥伏櫪雄心未平寒鷄失
旦猶思一鳴噓吹技湔晚有元老振衣彈冠翻然西笑
一顧增價高視上都不待給札乘化已殂易簀方終命
書來下哭聲滿堂賀客回駕奔命之初促裝晨發荷夫
褰裳嘶馬漂沫素車東來徒御行泣雙輪不膏旒旒如
濕哀樂相尋曾不踰月感忽之間星流電滅投分茲久
情均弟兄一日不見鄙心已萌清風皎月每與我期高

山流水誰復我知華館晝掩啼猿晚驚時見隨葉不聞
履聲死生往來聚沫遺蛻造物者誰以我為戲魂兮歸
來勿起遐想八荒愁人跳踉焉往瞿曇老人有國無碍
子嘗注心胡不遄邁魚山差峨天衣來蓋清流在旁下
貫淮海宛宛其中亦既築室此焉歸骨百世之吉大事
將舉已告日時歆我肴醴一慟長辭

祭晁无咎文

人初有生豈獨無死死而可哀孰不涕泗維公人豪標

度翹偉妙峯千尋玉海無底九流百家遠探旁貫白羽
一揮傾倒河漢騁辭流離躡轡韓柳人皆仰之維北有
斗名卿鉅人未識為媿牛童馬走喜道姓字海岱千里
翩翩孤騫中路推委垂翅十年大恩生成復請試吏窮
陬小壘直為貧計易官淮泗往綏疲民坐席猶冷訃音
遽聞故園來還三徑掃跡猿悲鶴怨松蘭改色念昔握
手笑語道隅今拜堂上憑棺以呼驪珠沉海曾嘆遺墨
茂陵殘編尚寄他日我有旨酒魂兮能來瀉此一觴莫

知我哀

樂靜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九

宋 李昭玘 撰

問默

莊周曰道無問問無應然則即理而問則問不在言即物而應則應不自我此之謂無問無應而問默所以作也思玄先生僻居離羣不誦書不應賓客不呼奴隸不叱鷄狗坐如寐立如齋行如有所失而未得居三年門

無車庭無屨人皆怪而莫敢過有客升其堂扣其几而
問曰先生何為者也先生支頤自若客下堂三呼而三
招之先生嗒然不顧客將去為之歌曰明者塞而智者
迷哀今之人兮似是而非先生矍然而起不待納履竭
蹙而追之曰吾居三年口未嘗言而心之所潛意之所
至畧自得於成心矣若夫逐者之聞聞聚者之謹謹故
不能挫吾精而敗吾思今子反以為似是而非子猶有
至道之精挈我而上趨邪將強聒迷繆而過詆我耶客

曰吾嘗相先生之形左耳目聰明而右耳目不達殆非
陰陽不和而有偏傷之患先生幸以嘗覩聞者告我我
因藥其傷而起之先生曰甚矣人之多言也言不若默
默而識之是謂大得故天無言聖人欲無言一言以為
彼二言以為此三言以并彼此道未嘗有彼此者亦未
嘗無彼此也各操而議之果奚在夫言之一出至於三
言而未能定則是非之相雜愛惡之相攻復幾千萬言
而後已言之愈煩離道愈遠使天下之人沉偽而失真